

六月權中書舍人十二月磨勘轉宣教郎二十五年五月罷二十六年差主管台州崇道觀二十八年召赴行在除太宗正丞未赴二十九年磨勘轉奉議郎改祕書丞三十年兼權吏部郎官四月除吏部員外郎改監察御史十月復爲吏部員外郎三十一年正月兼權祕書少監六月除起居舍人九月兼權中書舍人十月兼權直學士院從車駕幸建康三十二年三月除中書舍人賜紫金魚袋五月正兼直學士院八月以扈從恩轉承議郎今上登極覃恩轉朝奉郎借朝議大夫禮部尚書奉使大金上以公辟置官屬公當特賜御札獎諭時始議與金人爲敵國之禮未決以故未出疆而復隆興元年二月磨勘轉朝散郎十一月除集英殿修撰知泉州未赴二年二月改衢州乾道元年三月除敷文閣待制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使以平郴賊李金功賜御札獎諭又除敷文閣直學士三年正月召赴行在八月到闕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以郊祀恩封建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十一月除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四年七月兼參知政事八月除端明殿學士在外宮觀改知隆

興府江南西路安撫使五年四月除資政殿學士
知荆南府荆湖北路安撫使六月被旨措置荆襄
邊面六年九月丁慶國夫人憂七年三月起復同
知樞密院事進封開國伯加食邑四百戶實封一
百戶公再辭不允又除荆襄宣撫使依舊同知樞
密院事差內侍省內侍殿頭徐僊賜以御札宣押
奏事公又四辭乃得終喪八年十二月服除除知
潭州荆湖南路安撫使進爵加食邑實封如前九
年三月赴闕奏事進大學士以行淳熙二年正月
除知建康府江南東路安撫使兼行宮留守未幾
復以恩徙封彭城郡開國侯加食邑三百戶七月
以修城功轉一官公辭不受十月又以津發禁軍
教閱轉一官許回受三年三月以慶壽恩加食邑
三百戶實封一百戶八月又轉太中大夫七月以
賑濟事畢賜詔獎諭十一月又賜御札鞍馬器物
四年三月以居守績勳顯著除觀文殿學士四月
以三年郊祀恩加食邑三百戶五年閏六月以疾
再請奉祠不允遂乞致仕詔遣內侍省西頭供奉
官陸彥禮宣押翰林醫官痊診御脉周昭眡治公疾
未至七月三日薨享年五十有七轉通議大夫

任贈光祿大夫。輟視朝一日。詔建康府應副人夫
津發。又詔建寧府應辦葬事。身後恩數。令有司
具條取旨。公娶呂氏。兵部尚書祉之女。追封新定
郡夫人。繼室韓氏。魏國忠獻公之元孫。追封新興
夫人。又娶其女弟。追封淑人。子男二人。曰學雅。承
務郎。曰學裘。尚幼。女二人。長適將仕郎呂欽。公所
任也。次在室。卜以六年二月乙巳葬於甌寧縣慈
善鄉豐樂里顯揚妙湛禪寺之南。從公志也。珩惟
公平生大節顯於朝廷。傳於海內。固已不待夫記述
而傳矣。然其謀猷行治曲折精微之際。則又有不
可不詳載。以俟後世者。方將討論撰次。而請銘於
作者。顧又未及就篇。而葬日已迫。謹略叙公始終
闕闕如右。刻而納諸壙中。它所欲論著者。尚見於
隧道之碑云。從弟從事郎珩涕泣叙次。

丁復之墓記

復之名堯。姓丁氏。建寧府崇安縣上梅里人。父名愛
母某氏。復之爲人篤厚慈良。深有志於爲己之學。從
予遊數年。不幸早死。朋友莫不哀之。有子二人。曰某
某。淳熙十有二年冬十有一月。日卒。月。日。其
葬之某處。友人蔡君季通實相其事。新安朱熹記。

亡嗣子壙記

宋朱塾字受之其先徽州婺源人大父諱松紹興
史官也父熹今爲鴻慶祠官母劉氏聘士勉之
女塾於紹興癸酉七月丁酉生紹熙辛亥正月癸
酉卒娶潘氏生二男長曰鎮次恩老四女歸昭接
滿鎮滿皆夭明年十有一月甲申葬大同北麓上
實天湖其父爲之志嗚呼痛哉

陳君廉夫壙誌

陳廉夫名址莆田人故少師觀文殿大學士贈太
保魏國正獻公之孫今朝請大夫新提舉福建路
市舶寔師是之子厚重明敏自幼即有志於學正
獻公竒愛之用致仕因奏授承奉郎轉承事郎差
監鎮江府戶部大軍倉未赴丁母憂再調監泉州
南安縣鹽稅慶元三年七月二十有二日卒享年
二十有八娶兵部侍郎岳公霖之女女子一人師
是將以慶元四年十一月三日祔廉夫龍汲山正獻公
大墳之右以其嘗學於余也使來謁銘余以老病久
廢筆札亦悲廉夫之賢而不克就其志也不能文姑
記其實請刻石納壙中十月己卯既望新安朱熹記
晦菴先生文集卷第九十四

晦菴文集

卷九十五上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晦菴先生文集卷第九十五上

行狀

少師保信軍節度使魏國公致仕贈太保張公行狀

本貫漢州綿竹縣仁賢鄉武都里

曾祖文矩故不仕贈太師沂國公妣沂國夫人楊氏

祖紘故任殿中丞致仕贈太師冀國公妣冀國夫人趙氏王氏

父咸故任宣德郎贈太師雍國公妣秦國夫人計氏

公諱浚字德遠本唐宰相張九齡弟節度使九臯之後自九臯徙家長安生子抗抗生仲方仲方生孟常孟常生克勤克勤生縉縉生紀紀生璘即公五世祖仕僖宗時為國子祭酒從幸蜀因居成都壽百有二十歲長子庭堅以蔭為符寶郎後不仕符寶之子即沂國也沂公蚤世夫人楊氏携三子徙綿竹依外家遂為綿竹人長子即冀公也冀公幼慷慨有大志不肯屑屑為舉子業於書無所不通慶曆元年詔舉茂才異等近臣魚公周詢以

文五十篇應詔召試祕閣報聞時西鄙方用兵魚
公謂公曰天子以西事未寧宵旰求賢惟恐不及
子其可在草野乎僕當復率賢公卿共薦論不敢
隱也遂與程公戡以公慶曆禦戎策三十篇上公
之策大抵謂唐之所患節鎮兵盛今之所患中原
兵弱邊鄙有警無以禦敵良由四方藩境無調習
之甲兵無親信之士卒兵以衆合將以位充行陳
部伍都無倫理何異歐市人而戰古者兵出不踰
時今五年矣民困財匱黠科不息生盜賊心後患
未可量也可不速有改更圖所以爲靖民威敵久
遠之計乎今當以陝西四路河北三路河東一路
割兵屬將公選其人不拘官品爲置文臣通曉者
二人爲軍謀而使各得自辟其屬丁壯之目財賦
之用悉付之勿使中官擾其事勿使小人分其權
而通置采訪使二員分部八路提其綱領糾其姦
非如轉運提刑運判監軍可悉罷去庶幾事權歸
一戎虜可遏而人民可蘇也有旨下國子監詳定
以聞召試西掖張公方平奏公論議優長天子嘉
之授將作監主簿實二年之冬事載國史程公尤
器重公及帥涇原辟公掌機宜事移高陽復辟焉

改秩知雷州時黎人擾朱崖朝命委公自四明遣
兵數百浮海道往鎮海隅公至不鄙其民撫綏安
靜寇亦旋息除管幹都進奏院公年踰六十即浩
然思歸致其事自號希白先生築希白堂一時賢
公卿皆爲賦詩公親教授雍公雍公字君悅中元
豐二年進士第歷官州縣職事之外覃思載籍諸
子百氏之說無不貫穿而折衷於六經其爲文辭
竒偉條暢元祐三年自華州學官以近臣舉應賢
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奏篇爲天下第一比閣試
乃報罷時太皇太后垂簾哲宗未親庶政自宰相
百執事皆選用名彥更張前日王安石政事之弊
排斥異議沮抑邊功公念明時難遇而內有所懷
思以補報旣不得對無路上達宰相呂汲公大防
方貴重用事公作時議上之大略謂今民和時雍
守成求助而戒飭警懼不可以忽况大憂未艾深
患未弭博禍未去所謂大憂戢兵之說也所謂深
患差役之說也所謂博禍行法之說也戢兵之說
其憂有三有損勢耗財之憂有沮軍擾民之憂有
滋敵玩兵之憂差役之說其患有三有貧富不均
之患有州縣勞擾之患有簿書侵撓之患而二者

之本則在朝廷。惟朝廷之上去私意，公是非，明可
否。一本於大中至正法之可行，無問於新之與舊。
議之可用，無問於今之與昔。除目前之害，消冥冥
之變，則所謂大憂者可轉而為樂，所謂深患者可
轉而為安，所謂博禍者可轉而為福。今日之治斯
可維持於永世矣。汲公不納，而識者歎公先見之
明且遠云。公歸，又六年，復召試考官，以公文辭傑
出，寘高等。宰相章惇覽其策，不以元祐為非，且及
廟堂用私意等事，無所回互，甚不悅。數日，公往謝
之，惇嘻笑曰：「賢良一日之間，萬餘言，筆鋒真可畏。」
因授宣德郎、簽書劔南西川節度判官廳公事。人
為公不滿意，而公處之恬然。惇於是奏罷賢良方
正科，而更置宏詞科。初，祖宗立制舉，招延天下英
俊，俾陳時政闕失。天子虛己而聽，得士為多。自熙
寧六年用事，大臣惡人議，已始令進士御試用策，
而罷制科。司馬丞相輔元祐初政，以求言為先務，
遂復置焉。至是，惇惡雍公辭直，又廢之，而立詞科。
詞科之文如表章贊頌，記序之屬，皆習為佞諛者，
以佞辭易直諫，蠹壞士心，馴致禍亂，而人不知其
廢置之源，蓋在此也。公晚得異夢，若有告者曰：「天

命爾子名德作宰相未幾而公生故字之曰德遠
云公生四年而雍公沒太夫人年二十有五父母
欲嫁之誓而弗許勤苦鞠育公能言即教誦雍公
文能記事即告以雍公言行無頃刻令去左右故
公雖幼而視必端行必直坐不欹言不誑親族鄉
黨見者皆稱爲大器年十六入郡學講誦不間晝
夜同輩笑語喧譁若弗聞者未嘗一窺市門教授
蘇元老嘆曰張氏盛德乃有是子吾觀其文無虛
浮語致遠未可量也甫冠與計偕入上庠太夫人
送之拊其背而泣曰門戶寒苦賴爾立當朝夕以
爾祖爾父之業爲念凡數十條書之策以授公公
去親側常若在旁無一言一動不遵太夫人之教
京師紛華每時節游觀同舍皆出公獨在蓬州老
儒有嚴賡者時亦遊太學見公之爲咨嗟愛重賡
嘗學易有得遂以乾坤之說授公公中政和八年
進士第知樞密院鄧洵仁蜀人也與雍公有雅舊
謂公來見當處以編修官公竟不荅調山南府士
曹參軍以歸奉版輿之官山南大府事夥帥重公
才識悉以委焉公爲區處細大各有條理治獄明
審務盡其情至狴犴木索沐浴食飲亦必躬涖之

寒暑不廢以故軍民歸心訟于庭者皆願得下士
曹治其受輸盡去舊弊使民得自執權概人又便
之公事罷歸即對太夫人讀書至夜分乃寐故同
寮之賢者莫不親之其不肖者亦往往革面憚公
不敢為非蒲中孫偉竒父名士也時過府與帥飲
至夜分帥命繼酒于公所公謂其使曰此為何時
而欲發鑰取酒酣飲乎郡人其謂何某不敢也復
命帥未應竒父整冠拱手曰公有賢屬如此某罪
人也問公姓名志之即登車而去又兼權成固縣
事秩滿郡人遮道送者以千計畫公像持以送公
者至百餘轉運使歎曰為小官得人之情如此使
得志於時又當如何耶調襄城令辟熙河路察訪
司幹辦公事到官徧行邊壘覽觀山川形勢時猶
有舊戍守將公悉召與握手飲酒問以祖宗以來
守邊舊法及軍陣方略之宜盡得其實故公起自
踈遠一旦當樞筦之任悉通知邊事本末蓋自此
也有旨以夏人爭地界事委察訪司命其屬往視
分畫公以十數騎直抵界上所謂陽關者夏人始
張旗幟騎乘於谷中意不可測及見公開誠遂數
語而定改秩至京師調恭州司錄以歸會靖康改

元尚書右丞何臬薦公同胡寅召審察先是臬以
中丞論事罷去寓居鄭州公調官歸過鄭念臬亦
蜀人粗有時望因見之告以國事阽危宜益自重
思經濟之圖無為淺露臬心重公及執政首薦焉
公到闕聞臬益輕儇浸失人望初見即以劄子規
之辭切厲臬不悅不復使對止除太常寺主簿未幾
而虜至城下公在京師獨與開封府判官趙鼎虞
部郎中宋齊愈校書郎胡寅為至交寢食行止未
嘗相舍所講論皆前輩問學之方與所以濟時之
策時淵聖皇帝召涪陵處士譙定至京師將處以
諫職定以言不用力辭杜門不出公往候見至再
三定開關延入公問所得於前輩者定告公但當
熟讀論語公自是益潛心於聖人之微言二聖出
城公以職事在南薰門有燕人姓韓者仕虜為要官
往來南薰稔識公面一日謂公曰大人輩虜人呼
貴首為人以京城之人不肯盡出金帛翌日當洗城指城
一角曰至時吾立大皂旗于此爾來立旗下庶可
免公笑謂之曰公宜為大人輩言京師之人若盡
死金帛誰從而得乎姓韓人喜若有得色他日復
值之謂公曰比日以爾言說諸大人已罷洗城之

議矣。此事世莫知也。逆臣張邦昌乘時窺僭，公逃
太學中。聞光堯壽聖太上皇帝即位南京，星夜馳
赴。至即除樞密院編修官，改虞部員外郎。會上以
初履寶位，登壇告天，公攝太常少卿導引。上見公
進止雍容，靜重心重之。即欲大用，詰朝以語宰執。
時中書侍郎黃潛善嘗在興元，知公治績，因稱述
焉。上簡記他日，除公殿中侍御史。先是宰相李綱
以私意論諫，議大夫宋齊愈嘗斬公與齊愈、姜善
知齊愈死非其罪，謂上初立綱以私意殺侍從，典
刑不當，有傷新政，恐失人心。既入臺，首論綱罷之。
駕幸東南，道途倉卒，後軍統制韓世忠所部軍人
劫掠作過，逼逐左正言盧臣中墜水死。公以雖在
艱難，擾攘中豈可廢法如此。即奏劾世忠擅離軍
伍，致使師行無紀。士卒散逸，為變乞正其罰。有旨
從贖。公重論奏，及乞追捕散逸為變者。上為奪世
忠觀察使。上下始肅然。知有國法。至維揚，即勸上
無忘二帝北狩，常念中原。汲汲然脩德去弊，以振
紀綱。每奏事，上未嘗不從容再三問勞。泛及為治
之方，輒至日昃。公所論專自人主之身，以及近習
內侍戚里，以為正天下之本。在此。迺奏崇觀以來

濫授官資乞盡釐正戚里邢煥孟忠厚不當居侍
從宜換右職駙馬潘正夫不待扈從先來維揚請
治其罪內侍李致道誤國為深不當引赦叙復尚
書董耘獨以藩邸恩夤緣通顯宜即退閑皆蒙采
納時以藩邸舊宮錫號升賜至維揚內侍占官寺
為之公奏方時艱難行幸所至豈宜為此以重失
人心此必從行官吏欲假威福妄興事端借御前
之號為奉己之私耳乞行罷止上從之遷侍御史
賜五品服公感上知眷益思效忠時車駕久駐維
揚人物繁聚而朝廷無一定規摹上下頗缺望公
奏近日軍民論議紛然彼得藉口為說者蓋二帝
遠在沙漠而陛下迺與六宮端居于此何恠人之
竊議願明降眷旨以車駕不為久住維揚之計曉
諭軍民仍乞朝廷早措置六宮定居之地然後陛
下以一身巡幸四方規恢遠圖上以慰九廟之心
下以副軍民之望他日奏事上謂公曰朕於直言
容受不諱近有河北武臣上書不知朝廷事體詆
毀朕躬亦不加罪公請以所得聖語布告中外激
勸言者庶幾有補於國上嘉納焉又奏中原天下
之根本也朝廷中原之根本也本之不搖事乃可

定願降詔旨。勅東京留守司略葺大內及關陝襄鄧等處常切準備車駕巡幸。及以今來行在所止不爲久居之計。庶幾內外和悅。各思奮勵以圖報國。宰相浸不悅。又論御營使司屬猥衆俸給獨厚。資格超越而未嘗舉其職。乞行沙汰。使僥倖者無以得志。法行自近。軍氣必振。又論無謂虜不能來。當汲汲修備。治軍常若寇至。遂大拂黃潛善等意。公以孀母在遠。乞外補。除集英殿修撰知興元府。公已登舟候朝辭。有旨除禮部侍郎。日下供職。召對便殿。上慰勞宣諭曰。卿在臺中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朕將有爲。政如欲一飛冲天。而無羽翼者。卿爲朕留。當專任用。張慤及卿公頓首泣謝。不敢言去。慤時爲中書侍郎。未幾而卒。上一日復謂公曰。郭三益可與卿共事。未幾而三益亦卒。公念虜騎必至。而廟堂晏然。殊不爲備。率同列力爲宰相言之。潛善及汪伯彥笑且不信。公常以疾在告。獨上眷遇益深。除公御營參贊軍事。撥魯珪楊周等所部兵。令同呂頤浩教習。所謂長兵者。公親往點閱。籍其鄉貫年齒。與所習藝能。復被旨同頤浩於江淮措置。未幾虜騎自天長逼近郊。公從駕渡江。至平江。

朝議東幸詔朱勝非留吳門禦賊問誰當佐勝非左右莫應公獨慷慨願留遂以本職同節制平江府常秀州江陰軍軍馬車駕遂東時建炎三年二月八日也公行平江四境規度可控扼虜所來道決水溉田為限立烽堠召土豪與議時禁衛班直及諸軍潰歸無慮數萬眾乏食所至焚劫一夕知府事湯東野蒼黃見公曰城四外焚廬舍火光並起奈何公笑曰此必潰軍之歸正當招集問府藏銀絹有幾即白勝非便宜出黃榜及旗于門以聖旨招集支賜銀絹各若干令結甲而入且令市人廣造食物以俟頃之潰兵皆以次入既得賜又市食無敢譁者明日令依所結甲出盤門赴行在所違者斬如是數日不絕而公舊所教習長兵至者亦近三千人二十日朱勝非召赴行在公獨節制三月八日東野忽復遽告公聞有赦至公慮時方艱難事變莫測命東野先遣親信官馳至前路發封以告少頃東野馳來曰事變矣乃明受赦也袖以示公時府中軍民已知有赦公謂東野令登譙門宣有旨犒設諸軍一次內外乃定九日有自杭持苗傅劉正彥檄文來者公慟哭念王室禍變如

此戴天履地大義所在雖平江兵少力單而逆順
勢殊豈復強弱利害之足較便當唱率忠義舉師
復辟誅討叛賊以濟艱難雖孀母在遠身無嗣繼
而義有所不可已也亟召東野及提點刑獄趙哲
至喻之且激以忠義二人感激願助因祕其事夜
召哲以防江爲名盡調浙西弓兵令東野密治財
計十日得省劄召公赴行在時承宣使張俊領萬
人自中途還公遣問之乃云傳等勅俊交割所總
人馬赴秦鳳路總管任公念上遇俊厚而俊純實
可謀大事急使東野啓城撫諭諸軍俊立詣公所
公獨留俊握手語曰太尉知皇帝遜位之由否此
蓋傳正彥欲危社稷語未終泣下交頤俊亦大哭
曰有辛未宗者來自杭備爲俊言適徧喻將校輩
且當詣張侍郎求決侍郎忠孝必有處置公慮俊
意未確復再三感動之俊曰只在侍郎若官家別
有它虞何所容身公應曰某處置已定當即日起
兵問罪俊大喜且拜曰更須侍郎濟以機權莫令
驚動官家公給俊軍衣糧并及其家皆大悅公召
辛未宗問傳正彥所與謀爲誰曰歸朝官王鈞甫
馬柔吉舊聞侍郎嘗識鈞甫等請以書先離間之

是夜公發書約呂頤浩劉光世兵來會時頤浩即制建業光世領兵鎮江公虛書不達復遣人賁蠟丸從間道往公已再被赴行在之命知爲傳等姦謀而兵未集未欲誦言戒東野哲各密奏虜未退斬賽數萬衆窺平江若張其朝就道恐夕敗事公亦奏張俊驟回平江人情震聳臣不少留恐生事因命俊遣精兵二千扼吳江而奏曰俊兵在平江者多臣故分屯以殺其勢蓋懼傅正彥覺勤王之謀先出不意遣兵直擣平江故也十一日附遞發奏臣伏觀三月五日眷聖皇帝親筆朕即位以來強敵侵凌遠至淮甸其意專以朕躬爲言朕恐其興兵不已枉害生靈畏天順人退避大位臣伏讀再四不覺涕泣臣竊以國家禍難至此皆臣等不能悉心圖事補報朝廷致使土地侵削人民困苦上負眷聖之恩下失天下之望今眷聖皇帝以不忍生靈之故避位求和臣獨有一說不敢不具陳其詳臣竊以當今外難未寧內寇竊起正人主憂勞自任馬上求治之時恐太母以柔靜之身皇帝以冲幼之質端居深處責任臣寮萬一強敵侵凌不肯悔禍則二百年宗廟社稷之基拱手而遂亡

矣。臣愚不避萬死，伏願太母陛下、皇帝陛下特軫宸慮，祈請眷聖念祖宗付託之重，思二帝屬望之勤，不憚勤勞，親摠要務，據形勢之地，求自治之計，抑去徽名，用柔敵國。然後太母陛下、皇帝陛下監國于中，撫靖江左。如此則國家大計自爲得之。如以臣言爲然，乞行下有司，令率文武百寮祈請施行。貼黃：臣契勘伏覩睿聖皇帝方春秋鼎盛而遽爾退避大位，恐天下四方聞之不無疑惑。萬一別生它虞，更乞眷斷詳酌施行。并具因依申尚書省伏望朝廷率文武百官力賜祈請。及具咨目報苗傅、劉正彥某父病無聊，日思趨赴行在，緣靳賽人馬過平江，平江之人各不安居，守貳日夕相守，不容出城。朝夕事畢，即便登途。邇者眷聖皇帝以不忍生靈塗炭之故，避位求和，足見聖心仁愛之誠。然當此多難人主馬上圖治之時，若睿聖謙沖退避上無以副宗廟之寄，次無以慰父兄之望，下無以厭四海之心。某曩備員言官，日竊見眷聖皇帝聰明英斷，意欲有爲，止緣小大臣僚誤國至此。某叨竊侍從，蓋亦誤國之人。迺至過江事出倉卒，向使將相有人眷聖，豈肯輕發。今太母垂簾，皇帝嗣

位而眷聖乃退避別宮。若不力請，俾聖意必回與太母分憂同患，共濟艱難。中興之業，未易可圖。二公苟不身任此事，人其謂何？當念祖宗二百年涵養之舊，今所恃以存亡，惟眷聖皇帝。况皇帝天資仁厚，從諫如流，願勉為之。再三懇請，眷聖宜無不允也。又與柔吉鈞甫書曰：此事當責在二公。是日公再被促赴行在之命。有進士馬輜者，後更名與康國與公為太學之舊，來平江相從。公察輜慷慨氣義人也。夜四鼓呼輜具道，所以且云已具奏及移書。今若得一人往面悉此意，大善。輜激厲請行。詰朝即就道。是日再以書促願浩光。世報所處分次序。十三日，以所奏檢報諸路復督願浩光。世速選精銳來會平江。而張俊再被赴秦州指揮。且命陳思恭總其兵。思恭知逆順，信用公言，奏不敢交俊兵。十四日，公被命除禮部尚書，將帶人馬疾速赴行在。公復奏不可離平江。狀十五日傳正彥遣俱重賚詔書撫諭。且來吳江代張俊。公召重至平江。重初桀驁，以秘計恐之。重逃避。既而公得請兼領俊兵。有報韓世忠海船到常熟岸者。俊喜曰：世忠來事辦矣。即白公公以書招之。世忠得書號慟。十八日。

見公于平江相對慟哭。世忠曰：某願與張俊身任之。偶甄援自抗來，詭稱眷聖，面令促諸軍。公使徧諭俊世忠，及至鎮江，喻光世及部曲等，衆皆號慟。十九日，馮轡至自杭，傳王彥答公書，皆不情語。柔吉鈞甫亦以書來。是日，顯浩光世報軍行。二十日，公大犒俊世忠將士，令世忠奏以兵歸行在，而密戒世忠急至秀，据糧道。俟大軍至，酒五行，公親呼諸將校至前，厲聲問曰：今日之舉，孰順孰逆？衆皆曰：我順賊逆。公復厲聲曰：若某此事違天悖人，可取其頭歸。苗傅等聞，傅等以觀察使及金鉅萬求某得某者，可即日富貴。不然，一有退縮，按以軍法。衆感憤，應誥。世忠軍自平江舟行不絕者三十里，軍勢甚振。是時逆黨傳聞已自震懾，有改圖之意矣。公又恐賊急，邀車駕入海道，先遣官屬措置召募海船，亦甚集。二十一日，復遣馮轡以書行，且令轡居中，幾事相應。會得傅等書云：朝廷以右丞待侍郎，伊尹周公之任，非侍郎其誰當之？公不勝忠憤，度傅等已覺公義兵動，而我兵勢既已立，遂因遞報之。其略云：自古言涉不順，謂之指斥乘輿，事涉不遜，謂之震驚宮闕。是以見君輅馬必加禮而致恭。

蓋不如是無以肅名分杜僭亂也廢立之事非當
之變謂之大逆不道大逆不道者族矣凡為人臣
者握兵在手遂可以責君之細故而議廢立自古
豈有是理者哉今建炎皇帝春秋鼎盛不聞失德
于天下一旦遜位豈所宜聞自處已定雖死無悔
嗚呼天佑我宋所以保衛皇帝者歷歷可數出質
則虜人斂畏而不敢拘奉使則百姓謳歌而有所
屬天之所與誰能廢之況祖宗在天之靈豈不昭
昭借使事正而或有不測猶愈於終為不義不忠
之人而得罪於天下後世也傳等得書怒遣赤心
軍及王淵舊部精銳盡駐臨平而韓世忠之軍已
扼秀州矣公作蠟丸帛書云不得驚動聖駕募人
賫付主兵官左言以下八人及知臨安府康允之
皆達又作手榜遣人間道曉諭臨安居民曰訪聞
前日睿聖皇帝遜位軍民掩泣各不聊生足見軍
民忠義之情世忠既抵秀州稱病日令將士造雲
梯脩弓矢器械傳正彥震駭亟除世忠俊節度使
指揮略云世忠俊深曉內禪大義不受張某誑誤
二人皆不受命傳正彥又令朝廷降指揮謫公其
詞曰張某陰有邪謀欲危社稷責授黃州團練副

使郴州安置仍令平江差兵級防送經由行在赴
貶所三十四日頤浩以兵至公迂且勉之握手噫
噓頤浩亦曰事不諧不過赤族翌日光世亦至二
十七日傳檄內外辭曰宋有天下垂二百年太祖
太宗開基創業眞宗仁宗德澤在民列聖相傳人
心未厭昨因內侍童貫首開邊禍遂致虜騎歷歲
侵凌逆臣苗傅躬犬彘不食之資取鯨鯢必戮之
罪乃因艱難之際敢爲廢立之謀劉正彥以孺子
狂生同惡共濟自除節鉞專擅殺生仰惟建炎皇
帝憂勤恭儉志在愛民聞亂登門再三慰喻而傳
等陳兵列刃凶醜彌天逼脅至尊倉黃遜位語言
狂悖所不忍聞大臣和解而不從兵衛皆至於掩
泣詔書所至遠近痛心駭戾人情孰不憤怒況傳
等搗榜闐市自稱曰余祖宗諱名曾不回避迹其
本意實有包藏今者呂頤浩因金陵之師劉光世
引部曲之衆張某治兵於平江韓世忠張俊馬彥
溥各領精銳辛道宗陳思恭總率舟師湯東野周
杞扼據衝要趙哲調集民兵劉誨李迨餽餉芻糧
揚可輔等參議軍事并一行將佐官屬等同時進
兵以討元惡師次秀州四方響應用祈請建炎皇

帝亟復大位以順人心。今欲諸路州軍官吏軍民等當念祖宗涵養之恩，思尹父幽廢之辱，各奮忠義共濟多艱。所有朝廷見行文字，並是傳等僞命，及專擅改元，即不得施行。敢有違戾，天下共誅之。二十八日，張俊光世相繼行，聞行在已有復辟之議矣。初，公遣馮轡授以計策，傳正彥聞平江之師將至，甚憂恐。轡知可動，即以大義白宰相朱勝，非曰張侍郎之意，蓋以國步艱難，政當馬上治之。主上盛年，乃傳位襁褓之子，聽斷不出簾帷，天下恐有不測之變。縱主上謙虛固執，內禪之論，此猶有一說焉。主上受淵聖詔為天下兵馬大元帥，今日當以淵聖為主，睿聖稱皇太弟，依舊天下兵馬大元帥。嗣聖當易稱皇太姪，大母垂簾聽政。大元帥治兵征伐于外，此最為得策。勝非令轡與二人議，轡反覆告之。傳正彥有許音，遂與同議。都堂轡同傳正彥釣甫四人並引見上。后勞問曰：「卿等皆忠義之臣，轡遂奏曲折，議定。」賜傳正彥鐵券，詔宣百官少頃畢集，宣詔云：「二十五日，苗傅劉正彥等四人上殿奏事，奉聖旨：睿皇帝宜稱皇太弟，依舊康王天下兵馬大元帥，皇帝宜稱皇太姪，百官

退詣春聖宮上御殿引見傅正彥詞色粹然問勞
有加傅等出宮以手加額口不意聖天子度量如
此既而傅正彥歸軍逆黨張詠達曰趙氏安苗氏危
矣王世脩尤大悖三鼓詣勝非府變其事復欲改
正嗣皇依舊而春聖之名止稱處分天下兵馬重
事勝非不能奪輜次日力爭勝非云勿與較其實
一也輜遂歸而勤王之師已悉至秀州三十日公
被命同知樞密院亦不受四月二日公次秀州奉
復辟手詔而傅等大兵屯臨平公進發三日次臨
平世忠當前俊次之光世又次之逆黨立旗招喻
世忠等世忠與戰軍小却世忠親揮刃突前曰今
日不為官家面上帶幾箭若斬之眾爭奮賊黨苗
翊等大敗傅正彥相繼逃遁是夕皇帝聖旨除公
知樞密院事翌旦公與顧浩等入內朝見伏地待
罪泣上再三慰勞宣喻云曩在春聖兩宮幾不相
通一日朕方啜羹小黃門自趨前傳太母之命曰
張浚早來不得已安置郴州朕不覺覆羹于手今
其迹尚存自念卿既被責此事誰任公嗚咽奏臣
蒙陛下眷遇之厚久歷臺省不能補助致虜騎憑
凌禍變竊發臣之罪大敢復論功上再三稱歎

留公引入後殿過宮庭上宣喻隆祐皇太后知卿忠義欲一識卿面目適垂簾見卿自庭下過矣公惶恐頓首謝上屬意欲倚公爲相公辭晚進不敢當蓋公意以關陝爲中興根本欲請行矣上曰顧無以見朕意解所服玉帶命內侍覆去龍飾賜公曰此祖宗御府所寶也公重辭元樞之命詔書曰卿以小宗伯之職贊天營之事乃能總合諸師來赴行在之急俾姦宄不敢輒肆威聲旣振妖孽宵奔致朝廷於安平無事之地卿之功大矣宜勿復辭傳正彥旣敗走與死黨直趨閩中公命世忠以精兵追之並縛于建州檻至行在所及其黨左言張達王世脩等伏法建康市初公起義師行次嘉禾一夕坐至夜分外間警備亦甚嚴忽有刺客至前腰間出文書乃傳正彥遣來賊公賞格甚盛公顧左右皆鼾睡見其辭色不遽問爾欲何如對曰某河北人粗知逆順豈以身爲賊用者況侍郎精忠大節感通神明某又安忍害侍郎耶特見備禦未至恐後有來者故來相報耳公下執其手問姓名曰某粗讀書若言姓名是徼後利顧有母在河北今徑歸矣遂拂衣而去其超捷若神公翌日

嘉禾死罪囚斬以徇曰此苗傅等刺客也後亦無
它公私識其人狀貌物色之終不遇云盜薛慶嘯
聚淮甸兵至數萬附者日衆公以密通行關一有
滋蔓爲患不細且聞慶等無所係屬欲歸公麾下
請往示大信以招撫之渡江而斬賽等率兵降遂
徑至高郵入慶壘從行者不及百人出黃勝示以
朝廷恩意慶感服再拜始公入賊壘外間不聞公
信浮言昏動頤浩等遽罷公樞筦及聞公訖事還
上歎息即日趣公歸且詔就職公辭上撫勞再四
復親書御製中和堂詩賜公有曰願同越勾踐焦
思先吾身其卒章曰高風動君子屬意種蠹臣仍
題其後曰卿看畢可密藏恐好議者以朕屬意篇
什也其眷待如此公素念國家艱危以來措置首
尾失當若欲致中興必自關陝始又恐虜或先入
陝陷蜀則東南不復能自保遂慷慨請行詔以公
充川陝宣撫處置使便宜黜陟賜親筆詔書曰朕
嗣承大統遭時多艱夙夜以思未知收濟正賴中
外有位悉力自效共拯傾危今遣知樞密院事張
某往喻密旨黜陟之典得以便宜施行卿等其念
祖宗積累之勤勉人臣忠義之節以身徇國無貽

名教之羞同德一心共建隆興之業當有茂賞
答殊勲公行有日矣會御營平寇將軍范瓊來赴
行在瓊自靖康圍城與女真通及京城破逼脅后
妃及淵聖太子宗室入虜中又乘勢剽略為亂左
右張邦昌為之從衛罪狀非一至是聞二兇伏誅
始自豫章擁衆入朝既陛對恃其衆盛悖傲無禮
多所邀求且乞貸傳正彥逆黨左言等死公奏大
略云瓊大逆不道罪冠三千之辟呼吸羣兇布在
列郡以待竊發若不乘時顯戮則國法不正且它
日必有王躬蘇峻之患臣任樞筦之寄今者被命
奉使川陝啓行有日酒心踟躕若不盡言乞伸典
憲死且不瞑上深然之公獨與權樞密院檢詳文
字劉子羽密謀夜召子羽及選密院謹飭吏數輩
作文書劄榜皆備鎖匙于府中翌早公赴都堂召
瓊議事瓊從兵溢塗巷意象自若坐定公數瓊罪
瓊愕眙命縛送大理寺子羽已張榜于省門外親
以聖旨撫勞瓊衆曰聖旨罪止瓊餘皆御前軍也
無所預衆頓刃應喏瓊論死兵分隸神武軍自靖康
後紀綱不振王室陵夷公首唱大義率諸將誅傳
正彥乘輿返正復論正瓊罪而後國法立人心服

自武夫悍卒小兒竈婦深山窮谷裔夷絕域皆
公名盎然歸仰忠義之感實自此也公辟子羽參
議軍事遂西行獨念上孤立東南朝廷根本之計
未定蚤夜深思苟有所見不敢不納忠以身在外
而不言也嘗奏曰前日餘杭二兇鼓亂彼豈真惡
內侍哉當此艱危人情易搖欲爲不順借此以鼓
惑衆聽耳然在我者有隙可指其事乃作願陛下
謹之察之於細微未萌之事每切致意使姦逆無
以窺吾間又曰臣累具奏謂前此大臣不肯身任
國事意謂事苟差失衆言交攻取禍必大惟因循
度日萬一得罪而去亦不過謂庸謬落職領祠而
已此風誤國有素願陛下臨朝之際不匿厥指與
大臣決議繼自今必使身任其責脫或敗事誅罰
無赦又奏曰聽言之難自古記之書稱先王之盛
有曰侍御僕從罔匪正人夫僕從之微也而亦必
嚴擇蓋其朝夕在君側浸潤膚受言爲易入苟使
小人得售將何所不至夫小人進讒說以快其私
經營窺測投隙伺間固不正名其事顯斥其人也
或因獻談諧之說或假託市井之論寅緣附會其
端甚微人君一或忽之則忠賢去國億兆離心其

禍有不可勝言矣。臣謂欲盡聽言之道，莫若親君子而遠小人。不然，雖有過人之聰明，而朝夕所押近者，既皆非類，漸漬以入，其能無過聽之失乎？又奏曰：自古大有為之君，未有不體乾剛健而能成其志者也。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人君法天，莫大於此。少康氏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而夏后之業復振。蓋其經營越四十年，向使其間一萌退縮之意，則王業無自而興矣。漢高帝困於鴻門，屏於巴蜀，敗於滎陽，京索間屢挫而愈不屈，終滅項氏，以啓漢基。此二君者，豈非剛健不息而卒能配天乎？今日禍變可謂極矣。意者天將開中興之基，在陛下體乾之剛，身率天下而已。願陛下以至公血誠存心，惻怛哀矜，思天下之所以困窮生民之所以塗炭自反，自咎身任其責，便佞之惑耳者，去之。美麗之悅目者，遠之。以至於衣服飲食，亦惟菲薄之務。淡然漠然，視天下無足以動吾心者，而專以宗社生靈為念。苟言之非有益於宗社生靈者，弗言也。苟思之非有益於宗社生靈者，弗思也。持之以堅，行之以久，乾乾不息，則上可以動天下，可以格人。由近及遠，由內及外，民雖至愚，豈不感化。

少康漢祖之事業又何難哉臣於陛下分則君臣
情則父子故雖遠去天威而區區愛君之心不敢
不思所以自效上手書賜公曰知自離闕曾未幾
時竒畫深規忠言謹論著之簡牘已三上矣虛懷
領覽嘉歎不忘時渡江大赦獨李綱以言者論列
貶海外不放還公論奏逆黨如吳玠莫儔顧反得
生歸綱雖輕疎亦嘗爲國任事乃不得叙天下謂
何上用公奏綱得內徙始公嘗論綱罪至是獨爲
伸理其用心公明無私好惡類如此云公自七月
離行在經歷長江上及襄漢與帥守監司議儲蓄
之宜以待臨幸先是上問公大計公請身任陝蜀
之事置司秦川而乞別委大臣韓世忠鎮淮東令
呂頤浩扈駕來武昌張俊劉光世等從行與秦川
首尾相應朝廷議既定公行未及武昌而江浙士夫
搖動頤浩遂變初議公以十月二十三日抵興元
奏曰竊見漢中實天下形勢之地臣頃侍帷幄親
聞玉音謂號令中原必基於此臣所以不憚萬里
捐軀自效庶幾奉承聖意之萬一謹於興元理財
積粟以待巡幸願陛下鑿興早爲西行之謀前控
路之師後據兩川之粟左通荆襄之財右出秦

隴之馬天下大勢斯可定矣始公未至虜已陷鄜
延鄜延帥郭浩寄治德順軍虜驍將婁宿孛董於
九月二十九日引大軍渡渭河犯永興知軍郭瑛
遁去虜兵四掠而諸帥方互結仇怨不肯相援人
心皇皇公到才旬日即出行關陝復奏請早決西
來之期以係天下心至陝訪問風俗罷斥姦賊而
尤以搜攬豪桀爲先務一時氣義拳勇之士爭集
麾下吳玠及其弟璘素負才略求見公願自試公
與語竒之時玠方修武郎璘尚副尉公獎予不次
擢用命玠爲統制璘領帳前親兵皆感激誓以死
報諸帥亦惕息聽命會謀報虜將寇東南公即命
諸將整軍向虜使婁宿不得下已而虜果大入寇
江淮車駕浮海東征四年二月公以虜勢未退治
兵入衛未至襄漢遇德音知虜旣北歸矣乃復還
關陝奏曰陛下果有意於中興之功非幸關陝不
可願先幸鄂渚臣當糾率將士奉迎變輿求爲定
都大計又奏曰臣竊惟國家不競患難荐臻夷虜
憑凌海宇騰沸二聖久征於遠塞皇輿未復於中
原而敵國交兵方興未艾郡邑半陷於賊手黎元
困於塗泥自古禍亂所鍾罕有若此之比必欲

悔禍茫庶獲安自非君臣之間更相勉礪
心嘗膽修德著誠大誅姦邪頓革風俗親君子遠
小人去讒佞屏聲色簡嗜慾崇節儉則曷以上應
天變下懷民心四海黔黎殊未有休息之日也若
昔黃帝遭蚩尤之亂大禹罹洪水之災卒能平夷
終歸安治者正以君臣上下苦心勞形杜邪枉之
門開公正之道天人響應遐邇協謀故能平難平
之寇成不世之績上手書報公以虜退衄狀且曰
卿受命而西大恢遠略布朝廷之惠意得將士之
歡心積粟練兵興利除害去取皆當黜陟惟公而
又雅志本朝嘉猷屢告眷惟忠懇實副倚毗是月
虜大酋粘罕復益二萬騎聲言必取環慶路公率
諸將極力捍禦虜勢屢挫生擒女真及招降契丹
燕人甚衆時聞兀朮猶在淮西公懼其復擾東南
使車駕不得安息事幾有不可測者即謀爲牽制
之舉始公陞辭上命公二年而後用師進取至是
上亦以虜欲萃兵寇東南御筆命公宜以時進兵
分道由同州鄜延以擣虜虛公遂決策治兵移檄
河東問罪八月十三日收復永興軍虜大恐急調
大酋兀朮等由京西路星夜來陝右以九月二十

間與粘罕等會而五路之師亦以二十四日至耀
州富平大戰涇原帥劉錡身率將士先薄虜陣自
辰至未殺獲頗衆會環慶帥趙哲擅離所部哲軍
將校望見塵起驚遁而諸軍亦退舍公斬哲以徇
退保興州時陝右兵散各歸本路宣撫司獨親兵
實從官屬有獻議退保夔州者公堅駐不動以扼
虜衝獨參議劉子羽毅然與公意合迺劾異議者
遣子羽出關召諸將收散亡將士知宣司在興州
皆相率會子羽于秦真凡十餘萬公哀死問傷錄
善咎已人心悅焉迺命吳玠聚涇原兵據高扼險
于鳳翔之和尚原守大散關斷賊來路命關師古
等聚熙河兵於岷州大潭一帶命孫渥賈世方等
聚涇原鳳翔兵於階成鳳三州以固蜀口虜見備
禦已定輕兵至輒敗不敢近公上疏待罪上手書
報公曰卿便宜收合夷散養銳待時但能據險堅
壁謹守要害既以保固四州之地又能牽制南下
之師則惟卿之賴公奉詔益厲諸將嚴備待虜紹
興改元五月虜酋烏魯却統大兵來攻和尚原吳
玠乘險擊之虜敗走三日間連戰輒勝虜逗留山
谷人馬死亡十之四八月粘罕在陝西病篤召諸

大酋謂曰吾自入中國未嘗有敢嬰吾鋒者獨張
樞密與我抗我在猶不能取蜀爾曹宜息此意但
務自保而已兀术出而怒曰是謂我不能耶粘罕
死即合兵來寇九月親攻和尚原吳玠及其弟璘
與合戰出奇邀擊大破之俘馘首領及甲兵以萬
計兀术僅以身免亟自髡鬚鬣狼狽遁歸得其
麾蓋等自虜入中國其敗衄未嘗如此也先是上
以公奉使陝右捍禦大敵制加公通奉大夫公念
自靖康中召赴京師更歷變故出身爲國違去太
夫人色養於茲七年乃奏迎太夫人自廣漢來闕
中版輿就養又思所以悅母意遂乞以通奉恩命
特封外祖母優詔許焉二年上謂公未至西方
時虜已陸梁蹂踐關陝及引師而歸勢誠不敵而
保護衝要連挫大敵蜀賴以全聚兵至十五萬勤
勞備至制加公檢校少保定國軍節度使賜手書
曰朕非敢決取秦穆之効而卿自脩孟明之政是
用夙夜歎嘉今遣內侍任源往宣旨源歸公附奏
謝且密奏曰天下之事每當謹微一失於初末不
可救夫莫顯者微也常情謂爲微而忽之明智以
其著而謹之唐元宗惑女色而致祿山之禍憲宗

任內侍而啓晚唐之禍其初二君之心皆以爲微而不加察也孰知其貽害之烈至此哉願陛下於事之微每深察焉則天下幸甚是歲公亦遣兄滉及官屬奏事行在所上喜恩意有加公在關陝凡三年以新集之軍當方張之虜晝夜勤勞親加訓輯其規模經畫皆爲遠大恢復之計以劉子羽爲上賓子羽忠義慷慨有才略諸將歸心任趙開爲都轉運使開善理財治茶鹽酒法方用兵調度百出而民不加賦擢吳玠爲大將守鳳翔玠每戰輒勝虜不敢近而西北遺民聞公威德歸附日衆於是全蜀按堵且以形勢牽制東南江淮亦賴以安然公承制出陟悉本至公雖鄉黨親舊無一毫假借於是士大夫有求於宣司而不得者始紛然起謗議於東南矣有將軍曲端者建炎中任副總管逼逐帥臣王庶奪其印又方命不受節制富平之役張忠彥等降虜皆端腹心實知其情公送獄論端死而謗者謂公殺端及趙哲爲無辜且任劉子羽趙開吳玠爲非是朝廷疑之三年春遂遣王似來副公公聞即求去且論吳玠劉子羽有功於蜀不應一旦以似加其上公雖累乞去而以負荷國

事至重未嘗少忘警備會虜大酋撒离喝及劉豫
叛黨聚大兵自金商入寇公命嚴為清野之計分
兵據險前後撓之虜至三泉掠無所得乏食狼狽
引遁大軍躡之人馬死曳滿道所喪亡不減鳳翔時
是時公累論奏王似不可任而似與宰相呂頤浩
有鄉里親戚之舊頤浩不悅又或告朱勝非以公
唱義平江時嘗有斬勝非語勝非陰肆謗毀詔公
赴行在公力求外祠章至十數上上弗許四年二
月至行在御史中丞辛丙嘗知潭州公在陝時調
丙發潭兵赴湖北丙怯懦不能遣反鼓唱軍士幾
致生變公奏劾丙且令提刑司取勘丙憾至是遂
率同列劾公誣以危語始公在陝嘗以秦州舊驛
秦川館為學舍以待河東陝西失職來歸之士給
以衣食令一人年長者主之又新復州郡乞鑄印
請於朝廷往返動經歲恐失事機即用便宜指揮
鑄以給之然後以聞而丙謂公設祕閣以崇儒擬
尚方而鑄印公初被命還闕奏歸上冢取道東蜀
夔峽庶幾安遠近之心而呂頤浩又以書來言若
一離川陝事有意外誰任其責宜以事實告上萬
一欲尚留宣司當為開陳如請公不顧也而丙反

謂公不肯出蜀意有他圖公恐懼亟以頤浩書進
呈上始愕然即詔宣押奏事公竟移疾待罪而論
者亦不已六月遂以本官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福
州居住公知虜既釋川陝之患必將復萃師東南
不敢以得罪遠去而不言且是時朝廷已盛講和
好之議乃具奏曰臣竊觀此虜情狀專以和議誤
我亦云久矣彼勢盛即言和勢盛即復肆前後一
轍請姑以近事明之紹興三年秋粘罕有親寇蜀
之意先遣王倫還朝且致勤懇蓋懼朝廷大兵乘
彼虛隙又其為劉豫之計至委曲周悉也自後九
月余觀作難前謀遂寢至十二月余觀之難稍息
則復大集蕃漢之衆徑造梁洋是時朝廷已遣潘
致堯出使矣次年二月虜困饒風進退未皇先是
朝廷開都督府議遣韓世忠直抵泗上虜實畏之
於四月遣致堯還其辭婉順欲邀大臣共議此非
無所忌憚而然也梁洋之寇未能出境至五月而
後得歸既狼狽矣而世忠大兵尋復輟行虜之氣
力固已復蘇而叛豫之心亦云舒緩所以前日使
人之來求請不一故為難從之事也竊惟此虜傾
我社稷壞我陵寢迫我二帝驅我宗室百官自謂

怨隙至深其朝夕謀我者不遺餘力矣况劉豫介
然處於其中勢不兩立必求援於虜借使暫和心
實未已數年之內指摘他故豈無用兵之辭而我
將士率多中原之人謂和議既定不復進取將解
體思歸矣若謂今日不得已而與之通使爲陛下
之權敵亦固能用權也願陛下蚤夜深思益爲備
具處將士家屬於積粟至安之地使出爲戰守者
無返顧奔散之憂精擇可才以撫川陝之師使積
年戍邊者無懈惰懷望之意江淮川陝互爲牽制
斥遠和議用定大業臣奉使川陝竊見主兵官除
吳玠王彥關師古累經拔擢備見可任外其餘人
才尚衆謹開具如左吳璘楊政可統大兵田晟可
總一路王宗尹王喜王彥可爲統制後皆有聲時
服公知人公即日赴福州從者皆去肩輿才兩人
既至闔門以書史自娛是歲九月劉豫之子麟果
引虜大兵繇數路入寇騰言侮慢上下恟懼上思
公前言之驗罷宰相朱勝非而參知政事趙鼎亦
建請車駕幸平江召公任事遂以資政殿學士提
舉萬壽觀兼侍讀召不許辭免日下起發手書賜
公曰卿去國累月未嘗弭忘考言詢事簡在朕心

想卿志在王室益紆籌策毋庸固辭便可就道夙
夜造朝嘉謀嘉猷佇公入告入立書疾置絡繹於道
公即日行中途條具戰守之六且甚悉且乞先遣岳
飛渡江入淮西張聲勢以牽制虜大兵在淮東者
以十一月十四日入見玉音撫勞加於疇昔即日
復除公知樞密院事公奏曰人道所先惟忠與孝
一虧於己覆載不容自昔懷姦欺君妬賢賣國當
時間巷細民莫不深怨嫉憤恨不食其肉者至若
一心事上守正盡忠雖天下後世皆知企慕稱歎
思見其人焉蓋理義人心之所同故好惡不期而
自定臣以區區淺薄之質初被家訓粗知義方平
居立身以此自負偶緣遭遇遇寢獲使令陛下任之
太專待之過厚而有怨於臣者攻毀之備至有求
於臣者責望之或深上賴聖智保全微蹤臣奉使
無狀豈不自知至於加臣於大惡之名陷臣於不
義之地墮臣子百世之節貽孀親萬里之憂言之
嗚咽痛憤無已今陛下察其情偽保庇孤忠許以
入侍旋擢樞筦在臣毀首碎身無以論報然而公
議之所劾訓詞之所戒傳之天下副在史官臣復
何顏敢玷近列上親書詔曰張浚愛君憂國出於

誠心頃屬多艱首唱大義固有功於王室仍雅志
於中原謂關中據天下之上游未有舍此而能興
起者乘虜百勝之後慨然請行究所施爲無愧人
臣之義論其成敗是亦兵家之常矧權重一方愛
憎易致遠在千里疑似難明然則道路怨謗之言
與夫臺諫風聞之誤蓋無足恠比復召浚置之宥
密而觀浚恐懼怵惕如不自安尚慮中外或有所
未察歟夫使盡忠竭節之臣懷明哲保身之戒朕
甚愧焉可令學士院降詔出榜朝堂時太史局占
明年當日食正旦公奏曰臣聞太史推測天象以
來年正月之旦日有食之臣竊惟天之愛人君必
示以災變使之恐懼修省勉求爲治人主修德畏
天則天心眷佑享國無窮如其怠忽不省歸之時
數禍有不可勝言者矣然而應天之道在實不在
文當求之於心考之於行心有未至者勉之行有
不善者改之如天之無不公如天之無不容如天
之至誠無私而不失其信則何憂乎治道之不興
何患乎賢才之不至哉公旣受命即日赴江上視
師時大酋兀朮擁兵十萬于維揚朝廷先遣魏良
臣王繪奉使軍前還夜與公遠于中塗公問以虜

事及大酋問答良臣繪謂虜有長平之衆且喻良臣等當以建州以南王爾家爲小國索銀絹犒軍其數千萬又約韓世忠剋日過江決戰公密奏使人爲虜恐怵朝廷切不可以其言而動及不須令更往軍前恐我之虛實反爲虜得上然之公遂疾驅臨江召大帥韓世忠張俊劉光世與議且勞其軍將士見公來勇氣十倍既部分諸將遂留鎮江節度之令韓世忠移書兀朮爲言張樞密已在鎮江初虜謀報公得罪遠賤故悉力來寇至是兀朮問世忠所遣麾下王愈吾聞張樞密貶嶺外何得已在此愈出公所下文書兀朮見公書押色動即強言約日當戰公再遣愈以世忠書往問戰期愈回一日而虜宵遁士馬乏食狼狽死者相屬遣諸將追擊所俘獲甚衆上遣內侍趣公赴行在所五年二月十二日宣制除公宣奉大夫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而趙鼎除左僕射先是公在川陝念上繼嗣未立以紹興元年八月十五日上奏曰臣荷陛下恩德之厚事有干於宗廟社稷大計臣知而不言誰敢爲陛下言者惟陛下察其用心貸以萬死臣恭

惟陛下自即位以來念兩宮倚託之重夙夜憂勤
不近聲色不事玩好是宜天地感格祖宗垂祐受
福無窮決致中興臣之區區亦冀依日月之末光
獲保終年少效補報臣竊見西漢之制人君即位
首建儲嗣所以固基本屬人心臣願陛下特詔大
臣講明故事仍先擇宗室之賢優禮厚養以爲藩
屏至是入謝復陳宗社大計莫先儲嗣雖陛下聖
德昭格春秋方盛必生聖子惟所以系天下之心
不可不早定議上首肯久之乃云宮中見養二人
長者藝祖之後年九歲不久當令就學公出見趙
鼎都堂相與仰歎聖德久之自是與鼎益相勉厲
同志協謀以爲爲治之要必以正本澄源爲先務
誠能陳善閉邪使人君無過舉則國勢尊安醜虜
自服是以進見之際於塞倖門抑近習尤諄切致
意焉嘗奏曰王者以百姓爲心修德立政惟務治
其在我則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天下捨我將
安歸哉固不僥倖於近績也仰惟陛下躬不世之
資當行王者之事以大有爲正心以正朝廷正朝
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國勢旣隆強虜自
服天下自歸因書王朴平邊策以獻上嘉納焉又

奏臣昨奉清光竊見陛下於君子小人之際反覆
詳究退自慶幸以爲治道之本莫大夫辨君子小
入之分聖意孜孜于此宗社生靈之福也昔唐李
德裕言於武宗曰邪正二者勢不相容正人指邪
人爲邪邪人亦指正人爲邪人主辨之甚難臣以
爲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
不能自起臣嘗推類而言之君子小人見矣大抵
不私其身慨然以天下百姓爲心此君子也謀身
之計甚密而天下百姓之利害我不顧焉此小人
也志在於爲道不求名而名自歸之此君子也志
在於爲利掠虛美邀浮譽此小人也其言之剛正
不撓無所阿徇此君子也辭氣柔佞切切然伺候
人主之意於眉目顏色之間此小人也樂道人之
善惡稱人之惡此君子也人之有善必攻其所未
至而掩之人之有過則欣喜自得如獲至寶旁引
曲借必欲開陳於人主之前此小人也難進易退
此君子也叨冒爵祿蔑無廉恥此小人也臣嘗以
此而求之君子小人之分庶幾其可以槩見矣小
人在位則同於己者譽之以爲君子異於己者排
之以爲小人不顧公議不恤治亂不畏天地鬼神

是以自崇觀以來以至今日有異於已者而稱其
為君子乎臣以為必無之也彼其專為進身自營
之計故好惡不公以至於忘身忘家亂天下而莫
之悔惟陛下親學問節嗜欲清明其躬以臨照百
官則君子小人之情狀又何隱焉上還臨安公留
相府未閱月復出江上勞軍至鎮江召韓世忠親
喻上旨使舉軍前屯楚州以撼山東世忠欣然受
命即日舉軍渡江公至建康撫張俊軍至太平州
撫劉光世軍軍士無不踴躍思奮時巨寇楊么據
洞庭重湖朝廷屢命將討之不克公念建康東南
都會而洞庭實據上流今寇日滋壅遏漕運格塞
形勢為腹心害不先去之無以立國然寇阻重湖
春夏則耕耘秋冬水落則收糧于湖寨載老小于
泊中而盡驅其衆四出為暴前日朝廷反謂夏多
水潦屢以冬用師故寇得併力而我不得志今乘
其怠盛夏討之彼衆既散一旦合之固已疲於奔
命又不得守其田畝禾稼蹂踐則有秋冬絕食之
憂黨與必携可招來也雖已命岳飛往而兵將未
必諭此意或逞兵殺戮則失勝筭傷國體遂具奏
請行上許焉公在道念國家任事不顧身者常遇

禍而畏避崇虛譽者常獲福以爲國之大患奏曰今夫有疾於此正在膏肓庸醫畏縮方且戒以勿吐勿下姑進參苓而安養之雖終至於必死主人猶以爲愛己也乃若良醫進剖曾洗腸之術旁觀駭愕指以爲狂至其疾良已尚不免於輕試之謗自古掠美附衆者得譽常多而骨鯁當權者負謗常重澶淵之役寇準決策親征功存社稷事定之後姦臣乃謂其輕棄萬乘今合天下之力以誅天下之不義雖湯武復生亦必出此而顧乃爲恐懼顧慮之計何由而事功可集哉蓋公所以自任者始終如此故每因事爲上言之行至醴陵獄犴數百人盡揚公遣爲間探者帥席益傳至遠縣囚之公召問盡釋其縛給以文書俾分示諸寨曰爾今既不**得保田畝**秋冬必乏食且餒死矣不若早降即赦爾死數百人驩呼而往五月十一日至潭州於是賊寨首領黃誠周倫先請受約束然誠等屢嘗殺招安使命猶自疑不安公遣岳飛分兵屯鼎澧益陽壓以兵勢其黨大恐相繼約日來降丁壯至五六萬老弱不下二十萬公一切以誠信撫之六月湖寇盡平乃更易郡縣姦賊吏宣布寬恩上手書

賜公曰覽奏知湖寇已平非卿孜孜憂國不憚勤勞誰能寬朕憂顧奏到之日中外歡賀萬口一詞以謂上流既定則川陝荆襄形勢接連事力增倍天其以中興之功付之卿乎於是公奏遣岳飛之軍屯荆襄圖中原遂率官屬吏兵泛洞庭而下時重湖連年舟楫不通公舟始行風日清夷父老歎息以爲變殘賊呻吟之區爲和氣也始公定議令韓卅忠屯承楚於高郵作家計及公出征而廷議中變公復請去上悟優詔從公初計公既兩發儲嗣之議至是聞建資善堂皇子出就傳喜不自勝以爲當以擇師傅爲先遂具奏薦起居郎朱震祕閣修撰范冲可充訓導之選公雖在外常以內治爲憂每有見輒入奏其一謂自昔人君命相與之講論天下大計次第而施行之故日積月累成効可必譬之營室先度基址次定規模付諸匠者以責其實一有不合安可輕委自建炎以來陛下選用大臣未知責以何事而大臣進說於陛下未知何以奉詔臣但見一相之入引進親舊報讎復怨以行其私意而已欲望國家之治安其可得乎其二謂祖宗置臺諫本慮夫軍民之利害人才之善惡官

吏之能否廟堂不能盡見而周知臺諫得以風聞而
論列不幸大臣不得其人則臺諫力爭明辨以去
之耳今乃不然陰肆揣摩公爲反覆或伺候人主
之意或密結大臣之私摺撫細故以示其公人主
不可以不察也其三謂祖宗時郎曹之選非累歷
親民不以授自臺閣而爲守貳者十嘗七八蓋使
之更歷世故諳曉民情養成其材以備任使今則
不然事口記者可至言官弄文采者皆升館職日
進月遷驟竊要位一居京局視州縣爲冗官故有
爲大臣而不知民情之休戚財用之盈虛軍政之
始末者有爲侍從而不知州縣所宜施行者況責以
任天下大計哉上嘉納焉公自岳鄂轉淮西東諸
將大議防秋之宜直至承楚僞境震動上念公久
勞于外遣中使賜手書促歸制除公金紫光祿大
夫公力辭至四五乃許特封公母計氏大國夫人
賜公兄滉紫章服及五品服二人官公親屬兩人公
以十月十一日至行在上勞問曰卿暑行甚勞然湖湘
羣盜旣就招撫以成朕不殺之仁卿之功也公頓首
謝曰陛下誤知使當重任故臣得效愚計上親書周
易否泰卦以賜焉公奏自古小人傾陷君子莫不以

朋黨爲言。夫君子引其類而進，志在於天下國家而已。其道同，故其所趨向亦同。曾何朋黨之有。惟小人則不然，更相推引，本圖利祿，詭詐之蹤，莫可跡究。或故爲小異以彌縫其事，或內外符合以信實其言。人主於此，何所決擇而可哉。則亦在夫原其用心而已矣。臣嘗考泰之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而象以爲志在外。蓋言其志在天下，國家非爲身故也。否之初九，拔茅茹以其彙，貞而象以爲志在君。則君子連類而退，蓋將以行善道而未始忘憂國愛君之心焉。觀二爻之義而考其用心，則朋黨之論可以不攻而自破矣。臣又觀否泰之理，起於人君一心之微，而利害及於天下百姓。方其一念之正，其畫爲陽，泰自是而起矣。一念之不正，其畫爲陰，否自是而起矣。然而泰之上六，三陰已盡，復變爲陰，則小人在外而泰之所由以生焉。當今時適艱難，民墜塗炭，陛下若能日新其德，正厥心於上，臣知其將可以致泰矣。異時天道悔禍，幸而康寧，則願陛下常思其否焉。上嘗召公獨對，便殿問所宜爲，公退奏曰：「臣竊惟二帝皇族，遠處沙漠，憂情無聊，與夫輕侮受辱，可想而見也。尚忍言之哉。」

臣嘗屈指計之如此者蓋三千晝夜矣虎狼用意實欲摧折而消磨之也雖然此尚以陛下總師于南耳異時或一有差跌其禍可勝言乎今事雖有可爲之幾理未有先勝之道蓋兵家之事不在交鋒接戰然後勝負可分要在得天下之心則士氣百倍虜叛歸服雖然是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心念之間一毫有差四海共知今使天下之人皆曰吾君孝弟之心須臾不忘寢食之間父兄在念當思共爲陛下雪讎矣皆曰吾君之朝君子在位小人屏去侍御僕從罔匪正人譖說不行邪言不入市井之談不聞道義之益日至則內外安心各服其職而有才智者悉思盡其力矣皆曰吾君弃珠玉絕弄奸輕犬馬賤刀劍金帛之賞不以予幸惟以予功則上下知勸矣以至吾君言動舉措俱合禮法至誠不倦上格於天則望教化之可行矣知是則將帥之心日以壯士卒之心日以奮天下百姓之心日以歸夷狄雖號荒服然非至若禽獸也聞陛下之盛德知中國之理直則氣折志喪小大雖異戰必不力衆必不同則陛下何爲而不可成乎或有不然疑似之說毫髮著見天下之人口不

敢言而心敢怒異日事乖勢去禍亂立作如覆水
之不可救也蓋隙見於此則心生於彼不易之道
自古爲君之難非特今日也一言之失一行之非
或失色於人或失禮於人或一小人在側便足以
致禍致難起戎起兵前日明受之變大逆之徒陳
兵闕下旁引他辭其監不遠也爲人上者其可不
兢畏戒懼耶其警戒深切如此上皆嘉納且命公
以所見聞置策來上公承命條列以進號中興備
覽凡四十一篇立國之本用兵行師之道君子小
人之情狀駕馭將帥之方均節財用之宜聽言之
要待近習之道以至既往之得失郡縣之利病莫
不備具上深嘉歎置之坐隅六年正月上謂公曰
朕每以事幾難明專意精思或達旦不寐公奏曰
陛下以多難之際兩宮幽處一有差失存亡所系
慮之誠是也然臣嘗聞之聽雜則易惑多畏則易
移以易惑之心行易移之事終歸於無成而已是
以自昔君人者修己正心惟使仰不愧于天俯不
忤於人持剛健之志洪果毅之實爲所當爲曾不
它卹陛下聰明眷知灼知古今苟大義所在斷以
力行夫何往而不濟乎臣願萬機之暇保養天和